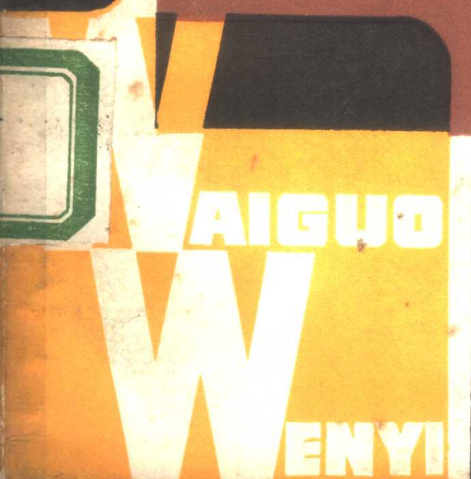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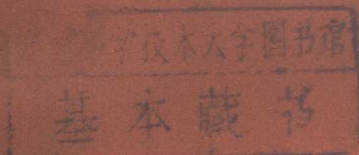


672288

032

4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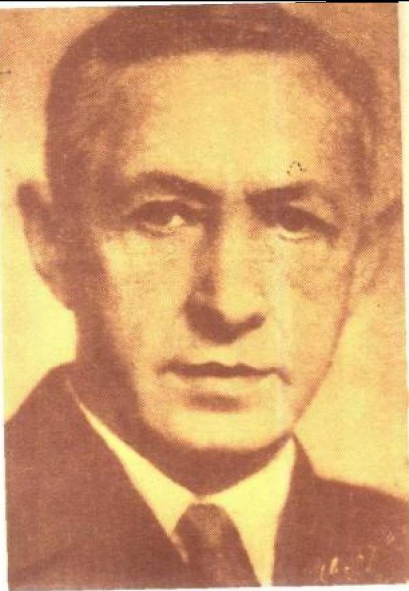
蒲宁短篇小说集



外国
文艺
丛书

672288

032
443



F05941



蒲宁短篇小说集

戴 骥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И. А. Бунин
РАССКАЗЫ

本书根据《И. А. Буни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9 томах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66, Москва 版译出

封面设计：任 意

蒲宁短篇小说集

〔俄〕蒲 宁 著

戴 驰 译

《外国文艺》编辑部 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375 插页 2 字数 176,000

1981 年 4 月第 1 版 1982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24,001—36,000 册

书号：10188·178 定价：(五)0.67 元

译 者 的 话

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蒲宁是侨居法国的俄罗斯著名诗人，小说家，193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

蒲宁以1870年10月10日生于俄国沃罗涅什市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至其父亲一代，家境已相当清贫。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农村度过的。中学毕业后，因无力升学，背井离乡，去外地谋生，当过校对员、统计员、图书馆馆员，甚至摆过书摊。1887年5月，他的诗作首次由彼得堡的《祖国》周刊发表，此时年仅十七。从此便以诗人身份登上俄国文坛。1895年，他辞去在奥尔洛夫一家杂志社当校对员和戏剧评论员的职务，前往彼得堡和莫斯科，结识了契诃夫和勃柳索夫等人，自此专业从事创作和翻译。1898年，与一位侨居俄国的希腊革命者的女儿 A. H. 察克尼结婚（但数年后即与察克尼离异，1907年，改娶 B. H. 穆罗姆采娃为妻）。也是在1898年，他翻译的美国诗人朗费罗的《海华沙之歌》出版，译本获得俄国科学院的普希金文学奖。也在这一年，他的诗集《在露天下》问世，受到好评，高尔基称赞他的这些诗是“最纯粹的诗”，并多次称他是“伟大的诗人”，然而就蒲宁的全部诗作而言，他的才华和技巧并不能掩盖他诗作内容的贫乏和苍白。因此高尔基在1901年2

7A/H/17/176 06

月4日给勃柳索夫的信中指出：“我是喜爱蒲宁的，然而他的优美的才华就象没有光泽的银子，我不了解为什么他不把它磨成利刃，向需要的地方猛刺呢？”

蒲宁从事小说创作始于1892年。1897年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进入本世纪后，蒲宁开始接近高尔基及其周围的进步作家，同契诃夫及捷列晓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积极参加高尔基所领导的知识出版社的活动，他的好几部短篇小说集和五卷本的《蒲宁诗文集》就是交由该社出版的。他还是高尔基所主持的《知识》集刊的主要撰稿人。

本世纪最初十六年内，蒲宁的创作日趋成熟。在此期间，他并不长住在彼得堡等大都市，而是以乡居为乐，并多次去俄国各地和国外旅行。高尔基客居意大利卡普里岛期间，他亦曾去该岛小住，他之写作农村题材的小说，就是听从了高尔基的建议。他曾致函高尔基说：“您无法想象我是多么重视您的意见。您的意见犹如起死回生的仙水一般洒在我身上！”当时俄国社会正处于大变动前夕，知识界思想极端复杂，蒲宁能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写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从一定程度上说，是同高尔基对他的诱导、关注和鼓励分不开的。蒲宁的这些作品对于十月革命前俄国文学的发展曾起了良好的作用。《真理报》在1914年1月26日发表的《俄罗斯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复兴》一文指出：“促进这个复兴的进程的著名作家是高尔基、阿·托尔斯泰和蒲宁。”高尔基、契诃夫、捷列晓夫等也都对蒲宁这个时期的作品深为赞赏，指出他的一些小说除了具有突出的艺术

价值外，还促使支离破碎、摇摇欲坠的俄国社会去认真地思考一个严酷的问题：俄罗斯能不能存在下去？高尔基直至1934年在苏联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开幕词中仍认为蒲宁是俄罗斯优秀的文学传统的继承人，他说：“象在西欧一样，我国的文学是按着两条路线发展的：一条是批判现实主义的路线，如冯维辛、格利包耶陀夫、果戈理等直到契诃夫、蒲宁；另一条是纯粹的小市民文学的路线，如布尔加林之流。”

蒲宁之所以能在俄国文学史上占据这样的地位，正如高尔基所指出的，因为“在蒲宁之前，还没有一个人这样历史地描绘过俄国的农村”。蒲宁在本世纪最初十余年内写就的小说，勾勒了俄国社会的解体，地主庄园的没落，俄国农村的黑暗、野蛮、迷信、守旧和农民的悲惨生活以及他们对现状的不满，从而揭露了资本主义的贪婪、残酷和造成的精神空虚。

但是在另一方面，高尔基也指出，“构成蒲宁的社会视野的是贵族的某些偏见”，所以他的作品就往往把地主庄园的生活理想化，为崩溃瓦解的封建贵族社会唱挽歌。蒲宁认为资本主义的全部罪恶就在于它葬送了地主庄园的田园诗般的生活。在他看来，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农民和贵族地主面对农村经济的破产，两者的利益和命运应当而且可以趋于一致。然而现实生活却表明事实绝非如此，农民和地主是冰炭不相容的，这使他苦恼，绝望，因而也使他的作品总是蒙着一层阴暗、幻灭的色彩。蒲宁的作品反映了

他创作思想的矛盾、徬徨和谬误。

这种徬徨和谬误也反映在蒲宁的政治态度上。他当时虽接近以高尔基为首的进步文学集团，可是仍把诗集交给为高尔基所深恶痛绝的颓废派的蝎子出版社出版。他本是思想激进的《真理杂志》撰稿人，可是1905年革命爆发时，便和该杂志意见相左，拒绝再为该刊撰稿。1909年，他甚至欣然接受了为契诃夫及柯罗连科所不齿的俄国皇家科学院名誉院士的称号^①。所以蒲宁后来发展到敌视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也就绝非偶然了。

1918年5月蒲宁从莫斯科逃亡到当时尚在白俄控制下的俄国南方。自1919年起，他开始在敖德萨的白俄刊物上发表反对革命的文章。1920年1月26日红军部队攻入敖德萨，蒲宁就在当天登上法国邮船逃亡国外。从此再也没有回到祖国。

蒲宁从俄国出走后，一度侨居巴尔干半岛，后来便定居法国，最初住在巴黎，自1923年起，迁居法国东南部的阿尔卑斯滨海省，只有冬季才返回巴黎小住。在逃亡之初，蒲宁同麀集在《复活报》周围的妄图复辟君主制度的人为伍。1927年，他还同巴尔蒙特一起，致函罗曼·罗兰，要求后者

① 1902年2月21日，高尔基获得当时俄国文学界的最高荣誉，被选为科学院俄罗斯语言和文学部文学组的名誉院士。沙皇尼古拉二世得悉高尔基被选为名誉院士后，给了国民教育大臣一道手谕，内称：“委托您宣布，依照我的敕令，高尔基的当选应予取消。”为了对沙皇尼古拉二世表示抗议，契诃夫和柯罗连科发表声明，放弃了各自的院士称号。

就所谓俄国作家的遭遇和俄国文学的萧条谴责苏联政府。高尔基于1928年3月23日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致罗曼·罗兰的回信，对蒲宁和巴尔蒙特的诽谤进行了义正词严的回击。但就在这封信中，高尔基指出，苏联的印刷厂正在印刷蒲宁的选集。嗣后，高尔基还进一步明确地向苏联出版界讲：“应当出版蒲宁的《乡村》，至于他是贵族，是白俄，那没有什么关系，他对革命前的农村的描绘是极端真实的。”高尔基还一再要苏联作家，如革拉特珂夫、伊凡诺夫，乃至工人作家们向蒲宁学习语言，学习技巧，研究他的艺术感染力在什么地方，高尔基对蒲宁的这种历史主义的态度，同蒲宁对苏维埃政权怀有的敌对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1933年，蒲宁写作达七年之久的自传体长篇小说《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完成。同年，瑞典皇家学院授予蒲宁以诺贝尔文学奖金。蒲宁自称这两件事使他“成了具有世界声誉的作家”。

蒲宁在其三十年的流亡生涯中始终用俄文写作。除《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外，他还写了近两百篇中短篇小说。但是这个“完全脱离自己人民和俄国的不幸的家伙”（高尔基语）由于失去了创作的源泉，再也无法写出当初那种具有一定社会内容的作品。连美籍俄罗斯作家弗·纳博科夫也说，蒲宁“被易逝的韶光、衰老和死亡缠住了”。死亡和爱情成了蒲宁这三十年来绝大部分中短篇小说的主题。而且所有的爱情故事几乎都是以暴死和自杀结束的。越是到了晚年，他作品中的悲凉、惆怅、绝望的情调就越浓。

蒲宁晚境一度相当凄凉，因用俄文写作，稿费收入十分有限，他获得的诺贝尔奖金渐渐告罄，生活日益艰难，加之欧战爆发，蒲宁遂萌归国之念。他在踌躇再三之后，于1939年9月3日寄给阿·托尔斯泰一个明信片，仅写“想回国”三字，但没有收到回信。1941年又去信捷列晓夫，讲他如何被困在沦陷于法西斯之手的法国南方的格腊斯，生活贫困得如乞丐一般，而且他又患了心绞痛和气喘病，妻子也患了病。他再次表示“非常想回国”，但两个月之后，希特勒就进攻苏联了。因此，蒲宁未能如愿以偿。

希特勒对法苏两国人民所犯下的暴行，或多或少改变了蒲宁的政治立场和对苏联的态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蒲宁曾冒生命危险，营救和掩护过一位受希特勒追捕的犹太记者，使他终于逃脱了法西斯的魔爪。在他居住的格腊斯有不少被德国人押来做苦工的苏联战俘，蒲宁几乎每天晚上都把他们邀至家中，巧妙地避过一个亲法西斯的园丁对他的监视，关切地询问他们有关苏联和红军的情况，同他们一起秘密收听苏联电台的广播，并鼓励他们参加法国的游击队，抗击法西斯，以洗雪被俘的耻辱。德国占领军曾多次邀他出来办报，许以厚酬，他都断然拒绝。蒲宁在德军占领法国期间，没有在法国发表过一篇文章，以此表示对希特勒的抗议。

德国投降后，衰老、多病、贫困的蒲宁，由格腊斯回到巴黎。蒲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表现，重新赢得了人们对他的尊重。他的作品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出版。1950

年，他八十岁诞辰时，法国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仪式。1953年11月8日蒲宁在他简朴的寓所里与世长辞，终年八十三岁，从而结束了他长达六十七年的文学生涯。

这个集子共收蒲宁的二十个短篇，最早的写于1900年，最迟的成于1952年，前后跨越了半个世纪有余。其中前期的十一篇作品大抵曾得到高尔基、契诃夫等的好评；其余九篇侨居法国后的小说，大都是蒲宁自认为他一生中“技巧上最圆熟的”作品，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蒲宁后期的思想。通过这二十个短篇，多少可对蒲宁复杂、曲折、漫长的创作道路有所了解。

目 录

译者的话	1
安东诺夫卡苹果	1
梦	25
金窖	35
数字	46
一支罗曼谛克的插曲	60
扎哈尔·沃罗比耶夫	74
叶勒米尔	95
扎鲍塔	113
约翰·雷达列茨	120
败草	129
从旧金山来的先生	162
素昧平生的友人	193
中暑	206
伊达	217
幽暗的林间小径	229
在巴黎	237

乌鸦	• • • • •	• 253
报复	• • • • •	• 262
三个卢布	• • • • •	• 276
贝尔纳	• • • • •	• 284

安东诺夫卡苹果

1

……我怎么也忘怀不了金风送爽的初秋。八月里，下了好几场暖和的细雨，仿佛是特意为夏种而降的甘霖，这几场雨十分及时，正巧是在月中圣拉弗连季伊节前后下的。俗话说：“拉弗连季伊节雨蒙蒙，不起浪，不刮风，好过秋来好过冬。”后来到了夏末，田野里结满了蜘蛛网。这也是个好兆头，所谓：“夏末蜘蛛成群，秋天五谷丰登。”……我至今还记得那凉丝丝的静谧的清晨……记得那座满目金黄、树叶开始凋零，因而显得稀稀落落的大果园，记得那槭树的林荫道、落叶的幽香以及——安东诺夫卡苹果^①、蜂蜜和秋凉这三者的芬芳。空气洁净得如同不复存在一般，果园里到处是人声和大车叽叽嘎嘎的响声。这是那位果商兼果园主雇了农夫来装苹果，以便夜间运往城里，——运苹果非得夜间不可，那时躺在大车上，仰望着满天星斗，闻着飘浮在清新的空气中的焦油味，听着长长的车队在沉沉的夜色中小心翼翼地、叽叽嘎嘎地向前驶去，真是再惬意也不过了。有个雇来做工的农夫，一只接一只地大嚼着苹果。这可是老规矩了。果园主非但不阻止他，反而还劝他吃：

“吃吧。吃个饱，——有啥办法呢！割蜜的时候，谁个不吃几口蜂蜜。”

清晨是寒意料峭的，宁静的。只有停在果园深处珊瑚色花楸树上的肥肥的鹁鸟的鸣声，人语声，以及把苹果倒进斗内和木桶里的咕辘辘的声音，才打破了寂静。果园里由于树叶日稀，已经可以望得很远。不但那条通往用麦秸作顶的大窝棚的林荫道，连大窝棚本身也都可以一览无遗了。入夏以来，果园主把他的全部家当都搬到了窝棚旁边，虽说到处都是香喷喷的苹果味，可这儿却香得尤其馥郁。窝棚里铺着几张铺，放着一支单管猎枪、一只长了铜绿的茶炊，窝棚的角落里搁着碗盏器皿。在窝棚旁边堆放着蒲席、木箱和用坏了的杂物。此外，场地上还挖了个土灶。中午在土灶上熬美味的荤油粥，傍晚则把茶炊放在土灶上烧热，每当这种时刻，瓦蓝色的炊烟便象长长的带子，在果园的树木中间弥漫开去。逢到节日，窝棚附近热闹得如同集市一般，树木后面不时地闪过鲜红的衣裙。那些小家碧玉，独院小地主^②家的姑娘，穿着发出扑鼻的颜料味的无袖长衣，唧唧喳喳地聚集到这儿来，“公子哥儿”也都穿起他们的漂亮衣裳——做工粗糙、土里土气的西装，络绎不绝地来到这儿。连村长年轻的妻子也屈尊枉顾。她已有身孕，大脸上睡意

① 俄国产的一种晚熟苹果。

② 俄国在十八世纪形成的一个特殊的农民阶层，地位介于小贵族及农民之间，都为小官吏的后裔，占有少量土地，往往仅一个庄园。可蓄农奴，但与农民同样负担赋役。

蒙眬，摆出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活象一头霍尔莫高尔种的乳牛。她头上的确长着一对“犄角”——那是盘在头顶两旁的发辫，上面还包着几方头巾，因此她的头显得格外大；她脚上穿着一双打铁掌的短统靴，站在那儿显得笨重、牢靠；身上穿着棉绒背心、长围裙和用家织的条纹呢做的裙子，裙子的底色是紫黑的，条纹是砖红色的，裙裾上还镶着一条金色的阔滚边……

“这小娘们儿可会理财呢！”果园主摇着头，议论她说。
“象这样精明强干的女人现在难得见到了……”

男孩子们穿着白麻布衬衫和短裤，光着脑袋，露出淡色的头发，蜂拥前来。他们一边三三两两地走着，小小的光脚丫踩进薄薄的浮土里，一边斜睨着拴在苹果树上的那条毛蓬蓬的狼狗。人们买苹果，不用说，只要去一个人就行了，因为只消一个戈比或者一枚鸡蛋就可换到好些苹果。但买的人很多，生意十分兴隆，乐得那个身穿长礼服、脚登火红色靴子、患肺癆病的果园主连嘴都合不拢来。他由兄弟帮着做买卖。他兄弟虽然口齿不清，近乎白痴，但是手脚倒挺麻利。果园主完全是出于“行善”才收养这个同胞手足的。做买卖时，果园主常常开开心，讲几句俏皮话，有时甚至还“逢场作戏”，拉几下土拉市出产的手风琴。直到傍晚，果园里始终人头拥挤，在窝棚附近响彻着笑声、话语声，乃至跳舞声……

入暮以后，就很有点寒意了，地上铺满了露水。我穿过打麦场，尽情地闻着新麦的麦秸和麦糠的香气，沿着果园的

围墙，高高兴兴地走回家去吃晚饭。在寒气袭人的晚霞下，村里的人语声和大门的吱扭声听起来分外清晰。天色越来越暗。这时又增添了另一种气味：果园里生起了篝火，樱桃枝冒出的烟散发出浓郁的香气。在黑魆魆的果园深处，出现了一幅童话般的画面，那情景就好似在地狱的一角一般：窝棚旁升起了血红的火舌，而周遭却是黑洞洞的一片。人们漆黑的轮廓，就象是用乌木削成的，在篝火周围移动，于是他们巨大的影子也就在苹果树间游荡开了。一会儿一只足足有好几俄尺长的黑黢黢的手把一棵树遮得密不透风，一会儿又清晰地出现了两条巨腿——就象是两根黑漆柱子。蓦地里，黑影一闪，从苹果树上滑落到了林荫道上，盖没了整条道路，从窝棚直至围墙的便门……

深夜，当村里的灯火都已熄灭，七颗如金刚钻般的北斗星已高高地在夜空中闪烁的时候，我又跑到果园里去了。那时我好似盲人一般，沙沙地踩着枯叶，摸黑走到窝棚边。到了那一小片旷地上，光线就稍微亮些了，旷地上空横着白茫茫的银河。

“是您吗，少爷？”有人从暗处轻轻地喊住我。

“是我。还没睡吗，尼古拉？”

“我们怎么能睡呢。时间大概很晚了吧？我好象听到那班火车已经开过来了……”

我俩久久地侧耳倾听着，感觉到土地在颤抖。继而，颤抖变成隆隆的响声，由远而近，转眼之间，车轮就好象已经在果园旁边敲打起喧闹的节拍了：列车发出铿嚓铿嚓的轰

鸣，风驰电掣般奔来……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声音也就越来越响，越来越怒气冲冲……可是突然间，声音轻下去了，静息了，仿佛消失在地底下了。

“尼古拉，你的枪在哪儿？”

“喏，就在箱子那边。”

我举起沉得象铁棍似的单管猎枪，冒冒失失地朝天开了一枪，随着砰的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一道红光直冲云霄，一瞬间，耀得眼睛发花，星星失色，而四周响起的嘹亮的回声，则沿着地平线隆隆地向前滚去，直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才消失在洁净的、对声音十分敏感空气中。

“嘿，真棒！”果园主说。“少爷，再吓唬他们一下，再吓唬一下，要不可够啦！他们又要把露在围墙外的梨全都摇落下来了……”

几颗流星在夜空中画出了几道火红的线条。我良久地凝望着黑里透蓝、繁星闪烁、深不可测的穹苍，一直望到觉得脚下的大地开始浮动。这时，我打了个寒噤，把手缩进袖笼，飞快地顺着林荫道跑回家去了……天气多么凉呀，露水多么重呀，生活在世界上又是多么美好呀！

2

“安东诺夫卡又大又甜，准能快快活活过一年。”安东诺夫卡大年，农村里的事就好办了，因为这年的庄稼也必定是大年……丰收年成的情景，我是怎么也忘怀不了的。